



给父亲的一封家书

尊敬的父亲：

近来可好？自春节之后已几月未见，甚是想念。

这是我第一次给您写信，我有很多话，想通过写信这种方式和您聊聊。

从小到大，我们父子之间面对面交谈的时间都不会超过十分钟。我们之间一次谈的话语，不会超过二十句。大多数时候，就是一问一答。话题单一、直接。完全没有延展。从小，不怒自威是您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好多时候，这令我不怎么敢和您说话，也不愿和您有肢体语言交流。在家庭教育中，您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但只要我不小心犯了错，您只要瞄我一眼，我立马就会怒了。无形中，您用您隐形的威严给我划了红线——一道做人做事的底线。

托红线的福，我的人生路，走到现在都是安安稳稳。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您总是很忙，经常出差。从小，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是跟母亲说，只有在不会做数学题的时候，我才会四处去找您。记得有一次，您风尘仆仆地出差回家，一踏进门就直接来到书房给我讲解数学题，您知道，我一直在等您。现在回想起您那天面容的疲倦和眼神的坚毅，仍然能够强烈地感觉到您对我巨大的爱意。那种从内心深处流露出的深沉挚爱。

我们父子都是差不多的性格：内敛、不善表达，遇到事情只做不说。

母亲似乎更像我们父子感情沟通的桥梁。小时候的很多话，我都是通过母亲告诉您。我知道是您在默默扛起这个家，为这个家，您一直默默付出。母亲经常表扬我，她很欣慰我是个会读书的孩子。我的学习成绩从来没有让您操过太多心，好多时候，您最大的责任，仿佛就是做好我的后勤保障。保障我衣食无忧，保障我能安心学习。

能做到这样，在当时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知道，您和母亲都在拼命劳作，十分努力地护我方方面面的周全。

如今，我已快三十。三十而立，我也是快要做父亲的人了，终于渐渐更深刻地懂得了父亲的含义。在成为父亲的路上我还有很多功课要做，还有很多事情要学，而父亲，您就是我人生的榜样。您用大半辈子的实际行动，教育了我要怎样当好一个家庭的顶梁柱，怎样平衡家庭和工作。

父亲，未来的路还很长，我要陪您慢慢走。在您沟壑纵横的皱纹里，在您饱经风霜的面颊上，在那里，我将发现更多的人生哲理。

父亲，消闲时候，咱父子俩得整两盅。咱俩，需要坐下来好好聊聊。

父亲放心，对于工作和家庭，我一直在努力。

儿子：肖洒

2021年4月22日



展翅 汤青摄

在萧红故居行走

肖功勋

呼兰河，因为孕育了文学洛神萧红而闻名；而萧红，也同样因为呼兰河而让人铭记。无论星移斗转，还是时代更迭，呼兰河水的波光一直在讲述有关她的凄美故事。

一个黄叶飘零的深秋，我来到了呼兰河，走进了萧红故居。

萧红故居坐落在哈尔滨市呼兰区南二道街204号。这座占地7000余平方米的萧红故居里，那栋旧式房舍的烟囱、木门、窗户纸，那块块菜地前后的老树、水井，那后花园和篱笆墙，都古朴自然，淡雅平静，确如一幅东北乡间的风情画。

曾经，萧红从这风雨故园走出，去找寻她的精神家园；而今，这里早已成了无数人如烟如雾的故园。

走进院落，第一眼就看到萧红身穿旗袍，颈戴围巾的汉白玉雕像端坐于石台上。她右手托腮，左手执书，食指抵着书页，很随意地搭在膝上，双眸凝神深思，似乎正在构思《呼兰河传》的续篇。

萧红故居院落宽敞幽静，此时树已落叶，草也枯黄。但呼兰河畔深秋的萧索却挡不住我们内心的热烈，青砖黛瓦、草房泥墙、木门纸窗、土炕苇席、辘轳水井……所有的一切都营造出一种浓郁的氛围，很自然地将我们淹没于怀旧的情调中，让人沉浸在旧时光中不能自拔。

萧红塑像身后就是她家的东院正房，找找吧，看哪扇纸窗曾是幼年的她用手指抠窗纸时，被奶奶拿针扎小手儿的一扇呢。

还有旁边那幢偏房，那就是小团圆媳妇一家十几口人挤挤压压的住所吧。

一看见那幢粉房，就不由得朝房顶上张望，想找到那个破洞，看看那里是否还能生出可以炖粉的蘑菇来……还有，看看那幢房子的后窗外有黄瓜架吗？黄瓜开了没有？愿意开个实花就开个实花，愿意开个谎花就开个谎花……多么的随意呀！

后花园是萧红童年的乐园。然而当她长大时，后花园和她的心境一样荒芜了。长大的萧红是寂寞的，多难的命运也才刚刚开始。当她逃婚离开这个院子时，也许从没想过会在外漂泊十几年，直至客死他乡，也没能重回这个她所眷恋的院子。她在苦难中沉默着，最终在沉默中拿起了笔。在故居四壁的旧照中，只有一幅照片中萧红是浅浅地笑着的，那是在鲁迅的家中。那时的萧红已和萧军走到了分道的边缘，我无法感知那浅浅的笑容中隐藏着多少落寞与伤怀！

幼年、童年的萧红是快乐的，而成年后的萧红则是凄惨的。她敏感而勇敢，追求自由，才气袭人，却饱尝了家国不幸、婚姻不幸、病弱不幸之痛，始终在灾难困苦中挣扎，终于在1942年1月22日，遥望着沦陷的故土，面对着风雨飘摇的祖国，病殁在日寇铁蹄刚刚踏入的香港，年仅31岁。临终前，她从友人那里要过纸和笔，写下了：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在萧红纪念馆的墙壁上放着，闪烁着。萧红短短的人生，有初爱时节外生枝的骚扰，也有初晚时丧偶弃婴的无奈；有困境中获救再爱的欢恋，也有闯荡中文坛巨擘的推举；有救亡时宣泄忧愤的畅快，也有失睡时夫妻离异的痛楚；有三爱后流落天涯的绝笔，也有误诊后他乡沦陷的夺命。萧红摆脱了封建家庭的桎梏，却始终未逃脱庶民共遭的国难。无数集中而又真切的心灵感悟，成为她构造文学名著的底料。萧红在灾难和困苦中不断抗击和进取的人生，久久撞击着我日趋平淡的心。

行走在这座院子里，心情竟是那般愉悦，因为每到一处都有一种熟稔感，是回归的亲切与舒心，那丝丝缕缕的气息，仿佛萦绕于心间多年了。人们带着笑容相互提醒在这儿或在那儿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脚步是随意的，内心是温暖的，表情是惬意的，似乎又回到了自己童年的家园。

在一丝莫名的惆怅中，走出大门，我还回望了一眼萧红。这时，我想起萧红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深情的感叹：人类对着家乡是何等的怀恋啊！可是这多情的姑娘，永远留在了异乡的土地；但是，她留在故乡的文字，在文学的星空里不朽。

沅溪

沅溪

组诗

沅溪
你注定是
沅江上游的一条小溪
从凤冠山下出发
流过我的村庄和田园
流过我的家门
一路叮咚
流进我的梦里

一个叫水上帆的汉子
曾经是你河流上的水手
一路唱着情歌
一路帆滩飞洞
唱大了一群子孙
唱壮了成群的牛羊
唱熟了满山遍野的苞谷

老地名
溪，叫交子溪
塔，叫交言塔
还有军令坡，战场岗
伏兵垭，拦马隘，洗马池
这一个个老地名
就是一段山村的历史
弥漫着血雨腥风和硝烟

父亲弯腰从泥土里
拾起一支生锈的马钉
父亲想打一把镰刀
去收割稻谷和妻子
打铁的师傅说
这铁容易钝

南家河
南家河
现在叫李家村
是我母亲的娘家
记得河流在这里
拐了一个弯
像娘的一只手臂
将我揽在怀里

外婆的吊脚楼前
流淌这一条河
它是交子溪的一段
可偏叫河
河对岸有一棵红桐树
记得屋后是一面坡
长着三棵歪脖子板栗树
每年秋天
外婆歪着一双小脚
站在树下
等待板栗开口说话

交言塔
在两溪交汇处
有一块船形台地
据说那是一场战争之后
朝廷官兵和土司
双方谈判言和的地方
用语言进行交割

之后便是一片荒澜
和一座座坟莹
有时候种苞谷和黄豆
有野兔和鸟儿出没
后来，这里建了一所学校
再后来学校撤了
如今成了一座养猪场
溪桥
一个村庄有五座桥

都架在一条溪上
像月亮落在溪上
像彩虹挂在溪上
风在风里
阳光在阳光里
我站在桥上
看桥下的风景

有两座桥肩并肩
手挽着手
那是我家门口的石拱桥
当初在建新桥时
我建议把老桥留下
果真就留下来了
每次回乡看看石拱桥
我儿时对着河水发呆的地方

莲花池
莲花池不种莲花
只种山和水
山环水绕
水随山转
山吻着水
水亲着山
山因水而娇
水因山而媚

我数了数
五座山峰像五瓣莲花
一个少年坐在蓬台上做梦
静静地等待莲花开放
莲花终于开了
开在那年的夏天
那年少年十八岁
头顶一团青青的荷叶

喜鹊窝
看到一棵大树
看到树上有个喜鹊窝
就到了
喜鹊先打招呼
进而寒暄
母亲说喜鹊叫了有客来

走进山里
来人都是客
倒茶装烟
热情款待
没什么好吃的
只有腊肉下炕
我回去的时候
喜鹊也叫
母亲说你也是客了

山旮旯
到了老家
才知道什么叫山旮旯
路有了尽头
水有了源头
一棵树的根须
从岩缝里长出来
一直延伸到溪边
和屋的墙头

牛和羊喜欢朝山沟里走
我站在它们站过的地方
撒一泡尿
狗来了以后瘸了瘸腿
羊朝它笑笑
山头上有一棵树
和一朵孤独的白云
有点像池子里的鱼

人在风中

江左融

1. 漠漠秋空

一拨秋色绕上青藤，爬上树干，铺向树梢，叶，开始黄了，渐成飘零之势。

霜降后的山间林野，慢慢地被一层一层的漫染，银杏、红枫晃动了心思，蛰伏的情愫开始发酵，它们动用整个季候的孕育，提交出体内的颜料，打扮着正在变老变老的日子，触及了我们对万物的无限喟叹，这般的入胜景，必然是看不够的。

喜欢立在秋阳杲杲的风中，比量四季光华。会对着一枚枚松果，依次起身躬问：看尽苍山咽下落日，黑夜抱紧寂寞，是否已悟关乎万物的许多？

人在路途，如行风中，况已半程在望，我们努力地把很多物是人非，活成一种忘却，惟独恍惚某个时刻，保持就此幻觉，即便是做一个被黑夜赎卖之人，也愿枕这段长醉不醒，延一份清梦长绵。

软红千丈，总有一个同质同类的人，与自己灵魂深度契合，在人世的某处驻望。或许终其一生，都不会有交集，只是风中匆匆拂面的怅惘，或许那浅浅一晤，已如故人重逢，情趣相谐，一眼万年，诸如此类缘份，便成余生眷念与羁绊。

尘世多少痴儿女，人间就有多少的遗憾。它是萦绕心头的隔，是潜在心间的欲，是活的期冀，是提命的弦，挥之不去，别之还难，在生命的光阴中辗转，成流年的啜饮，暗夜的殇。让我们不由叹一声前尘似旧梦，还听一曲。如果你错过了我坐的那班火车，你应明白我已离开。

冥冥中有太多的不知，最害怕的，是那个没了你的世界，会不会有更厚更浓的寂寞，把自己紧紧包裹，所以寻求若是真有光阴洄流，我依然要选择认识你，尽管这份相识，已是太迟太晚，已是恨不还君双泪垂。

总有些话，不能轻易出口，怕多说出那一句，便惊却了人间幽梦，于是把它氤氲成一缕云淡风轻，在心上眉间悄悄收敛，更怕一不小心的道破，被夜风递送了消息，让伴它远去的深深祝福，折身回顾，泛滥了千滋百味的凄楚。

秋已渐深，我携上一份最美的落寞，着风衣尽掩千疮百孔，一路言笑晏晏，旖旎而行，惟其如此，换取各自的心安、清朗与太平。

2. 风中芙蓉

深秋的高速路途，薄雾笼纱，万物清冷寂然，路旁一丛丛飞花轻似梦的芦荻，伸长着秀颀，环顾嫣然。两边还有红白相间的木芙蓉，花正昂然绽放，它们微倾着身子，在坠露的晨风中，翘首轻颤，又或俯身惋叹，尽显仪态万方。而它们在我的眼中，却读出了异样的哀伤。

就是这个清晨，我和先生开车奔向长沙的路途。我年老体衰的父亲，因为心脑梗并发，已被医院推辞，四兄妹万分不甘心，要与死神作最后一搏，于是连夜请救护车送湘雅，已经昏迷的父亲经过各种急救措施醒了，再一次住进重症监护室，虽然之后的日子，每天只能通过视频看父亲几眼，尚也算是种安慰，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明白，此时的父亲，已到了看一眼便少一眼的时分。

那一天，ICU的护士递给大兄一页纸张，说是父亲在里面拼尽力气给我们的留言，仔细辨别了好久，才认出我工作了三十八年，累了，要休息了。

父亲写得一手漂亮的硬笔字。可现在父亲的笔迹，已是笔力全无，歪斜着，凌乱着，好多笔画，不过是淡淡一痕。原来这生命，是何其之轻！

父亲的离去，如山倾倒崩塌。遗我茕茕子立于风中，恓惶茫然，摇摇欲坠。悲恸来得太急。而我，这朵一直是安逸地开在父亲掌心中的花，自此之后，便要直面生活的诸多风吹雨打，将再也无处躲避。

也许这样的尘世，其实一直要学习所有的接纳和放下。面对人间最悲恸的别离，也要眼底眉梢了无痕，只剩从容。

3. 幻夜温茶

已是太多太多的失眠夜了，就像拥有的太多记忆与感情，这便是我于世上心疼着自己的种种理由之一。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所以不必有过悔恨，多亦无益。

我想剥掉的那些，并不止于在心尖尖上的那一块。

幻夜而来的，终将幻夜而去，永失斯夜，正所谓山高水长，各自归途。

恰似今天，你我饮尽这杯酒，写下这首词，在那页素笺中完成句读，标注下最后的逗点，烟云际会，也许也会就此作别。

我的这双被神秘力量支撑着的眼，已盛满倦意的迷离，可我明白，最艰难的，是即便拼着命，也要擎住的两颗泪。

一夜风行，走遍千山万水，鸟儿们趁夜飞来，衔着一阙美丽的星月神话，绕树三匝，我依然立在风中轻笑，直待有一天，化石成泥，所有的不甘、寂寞、辛苦与委屈，亦都化作光明的殉葬。那云山千叠的守望，或许将一点点劳倦，一点点淡然，一点点遥远成云外牧神的永恒凝视，而我，亦将白发丛生，纵然底事无成。

今夜，又逢再读一遍宫崎骏，念及他的那句。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我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是我爱你却给不了你想要的陪伴。有泪如倾！

掠过此际幻夜，人间已醒，外面开始有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又是一个清晨走来，若是它带来一窗秋光，带来些温暖的照射，便也是美的。

还请续些茶。秋来，再添半盏温温的苦菊，去火退热，清肝明目，咱且同饮。将那万事，都付与此盏。茶余，何妨再论一场子虚乌有，何妨再谈及红尘，真个也：

人淡如菊，倏尔一杯！